

The Last Testament of  
Oscar Wilde  
*Peter Ackroyd*



# 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

奥斯卡·王尔德别传

[英国] 彼得·阿克罗伊德 著 方柏林 译

译林出版社

# 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

奥斯卡·王尔德别传

[英国] 彼得·阿克罗伊德 著 方柏林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: 奥斯卡·王尔德别传 / (英) 阿克罗伊德著, 方柏林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6

书名原文: 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

ISBN 978-7-5447-4578-9

I. ①一… II. ①阿… ②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1241号

Copyright ©1993 by Peter Ackroy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il Land Associates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ex (China) Import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334号

书 名 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: 奥斯卡·王尔德别传

作 者 [英国] 彼得·阿克罗伊德

译 者 方柏林

责任编辑 张媛媛

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, 1993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9

插 页 2

字 数 155千
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578-9

定 价 32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## 代译序

云 渚

奥斯卡·王尔德(1854—1900),出生于爱尔兰,是戏剧家、小说家、童话家和诗人,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,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倡导者之一。他写出了维多利亚时期最好的英国舞台剧,如《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》、《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》、《一个理想的丈夫》等。他的长篇小说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则是一部探讨美与心灵之间关系的重要作品。他创作的童话虽然数量不多,却使他跻身于世界最优秀童话家之列。他的诗充满隐喻,形象丰富,音律优美,堪称最美的英语作品。王尔德的作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,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,让更多的人为之叹服,为之沉醉。

王尔德的私生活同样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。他以放荡不羁、奇装异服闻名,而他的性取向更为人所津津乐道。他蔑视伦理道德、艺术至上的主张不可避免地激怒了正统的上流社会,终于弄到

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他与同性密友道格拉斯的父亲—昆斯伯里侯爵对簿公堂,尽管他为自己的辩护感动了许多人,但他还是没能逃脱被审判的命运,锒铛入狱。两年监狱生活之后,他避人耳目,悄悄来到巴黎,在贫病交加中度过自己最后的岁月,辞世时年仅46岁。《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:奥斯卡·王尔德别传》正是用王尔德一生最后三个月的日记的方式,再现了他人生最后的不为人知的阶段。

本书拟为王尔德自1900年8月9日到1900年11月30日之间的日记,以王尔德自己的口吻,描绘了他最后的生活,回顾他跌宕起伏、毁誉参半的一生。在这三个月的“伪日记”中,作者彼得·阿克洛伊德以罕见的精巧方式,串起了王尔德的一生——少年时代、全盛时期、巨大成就和道德深渊,仿佛他成为奥斯卡·王尔德,挥洒天才,享受荣耀,又涉足险恶、遭世人唾弃,然后在贫病中冷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;又时而跳出那个时代,站在后人的角度评价这个才子。

无疑,这是一个绝妙的构思。每一个喜欢王尔德的人,恐怕都想知道他在最后的岁月里到底在干什么,在想什么;都希望能够亲身体会他唯美的危险的生活,用某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机智、对他才华的敬仰。然而这个题材不仅需要传记作家的严谨,还需要有王尔德式的渊博和机智。仿作如果没有自己的灵魂,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回音。

英国评论界高度赞扬本书取得的成就。有批评家甚至赞道：“王尔德如果在世，一定希望本书是他写的。”在追随王尔德的道路上，彼得·阿克罗伊德确实比其他人走得更远，也许也更加成功：

“这些英国人要是没话可说，就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，要是没什么可想，就会装出若有所思的神态。”（对英国“正人君子”的嘲讽）

“他有‘直抒胸臆’的习惯，却浑然不知根本无胸臆可抒。”（对昆斯伯里侯爵的评价）

“圣方济各那样的艺术作风对我毫无吸引力：他们的童贞是太监的童贞，他们的孤独是完全被人看穿的孤独。”（对所谓“正统文学”的嘲弄）

在书中，这种王尔德式的妙语随处可见，令人惊讶。但作者并不是停留在模仿层面，而是将自己的评价融入其中，如他借王尔德之口总评王尔德的艺术成就：

“我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，我对此毫不怀疑，正如我的悲剧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。在欧洲和美国，我都享有很高的艺术声誉。在英国，我的作品总是巨大的商业成功——我对此并不感到羞耻……我掌握了各种文学体裁。我把喜剧带回英国舞台，我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开创了象征戏剧，我为现代读者创造了散文诗。我把批评从实践中分离出来，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，我还写出了唯一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英语小说。还有，尽管我把自己的戏剧

作为一种本质上属于私人化表达的形式,但我的理想是把戏剧变成生活和艺术交汇的地方,我一直锲而不舍地追寻着这一理想。”

在国内以前出版的关于王尔德的书中,王尔德的私生活遭到了某种刻意的回避。而彼得·阿克罗伊德还他以真实面目,把一个走钢丝的王尔德呈现在世人面前。这个王尔德更加真实、丰满,也更能引起我们的思考。

本书作者彼得·阿克罗伊德,1949年生于伦敦,先后就读于剑桥和耶鲁。他曾为《旁观者》担任多年文学编辑,现为《泰晤士报》首席书评家、皇家文学学会会员。《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:奥斯卡·王尔德别传》获1984年毛姆奖。作者的重要作品还包括小说《伦敦大火》、《霍克斯默》、《第一道光》,传记《艾略特传》、《狄更斯传》,戏剧《狄更斯的秘密》,史学作品《伦敦:传记》、《阿尔比恩:英国想象的起源》等。2003年,他因对英国文学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英国爵士头衔。

1900年8月9日，巴黎阿尔萨斯旅馆

今天早上我又去了一趟圣朱利安—勒—鲍夫埃小教堂。那里的本堂神甫是个挺有意思的人，他总是觉得我好像深陷在痛苦当中。有一次，我正在祭拜的地方跪着，他悄无声息地走到我身旁，向我耳语道：“先生，蒙我主的救恩，您的祷告必蒙垂听。”我说——我没有办法把嗓门压低——我的祷告一直以来都很灵验：这也正是我每天到教堂来哀告的原由。打那以后，他就静悄悄地离开了我。

圣朱利安有一点不大为众人所知：他其实在自己早年就厌倦了传道生活。他治好伤痛，医好疾病，却横遭辱骂，因为他虽然妙手回春，可人家从此就没有理由再去行乞了。他给人驱魔赶鬼，但这些魔鬼被赶走，立刻又附上那些围观神迹者的身子。他作出预言，可人们却谴责他在富人之间散布悲观幻灭的情绪。多少次，他硬是被阻挡在大都市的城门之外；多少次，他巴巴地等着神给他一点神迹，但总是一无所获。最后，他放弃了自己的布道事业。“我



曾经治过病，作出过预言，”他说，“可是现在我是个乞丐。”这时怪事却发生了：曾经嘲笑过他神迹的人转而对他的贫困顶礼膜拜起来。他们对他寄予同情，在同情当中，他们又把他当成了圣人。他的神迹早已被忘到了九霄云外。这种圣徒很对我的口味。

早上我离开了小教堂后，三个英国人从我身旁走过。对这种邂逅我早已见怪不怪了，所以只是摆出了惯常的姿态。我走得很慢，尽量不朝他们的方向看。在他们的眼中，我已经成了罪的活化身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就给他们一个台阶，任由他们不急不忙地打量我。他们走出一段距离，和我本可相安无事，但其中却有个人回过头来，冲着我喊起来：“瞧！那不是王尔德夫人吗？瞧她那妖里妖气的样儿！”我一步不停地继续往前赶，脸上却已火烧火燎。他们转过丹东路的路口，我就加快了步子，急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至此，我的情绪已经被彻底破坏。在我执笔写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手还在不住地抖。我简直成了哑剧中报忧不报喜的恶神卡珊德拉，人人喊打，饱尝滑稽演员的杖责和小丑的拳打脚踢。

在我受审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，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。信里只有一幅史前怪兽的画像。这就是英国人对我的看法。对了，他们还想把我这头怪兽给驯服了。他们把它关押了起来。奇怪的是，当我被释放的时候，伦敦郡的市政会怎么就没有把我给聘过去，然后把我从炮筒里发射出去，或者安排我在蒂伏里玩杂技？怪

兽般的模样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——贝拉斯克斯<sup>1</sup>在画那些侏儒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一点——但丑陋和悲惨的模样则微不足道。

最简单的教训我们是最后才学到的。我就像塞墨勒<sup>2</sup>，一心要看到神，结果却被烧死，我没有渴求名声，结果却为名声所毁。我在想，在我大红大紫的那些日子里，我本可把自己彰显在世人面前，而世人却把自己彰显在我面前。不过，虽然控告我的人折磨过我，把我像一条下贱的狗一样流放到荒野，他们都没有摧毁我的精神——他们办不到。自从我乘坐拉上了帘子的马车离开雷丁监狱的大门之后，我已经得到解脱了，在我当时还没有想到的多个方面得到了解脱。我没有了过去。过去的成功已经无关紧要。我的作品已经被人淡忘：用我作例子来教育罗梅克家的人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再也不会会有那些剪报了。我就像个无助地躺在薇薇安脚下的巫师，哀叹“此生何在，此生何益？名既废弃，誉亦无存”。想到这，我心中涌出一种奇特的愉悦。如果真像朋友所说的那样，我成了印度教教徒一般消极的人，那是因为我已经悟出了生命美妙的无情。我其实只是一种“结果”罢了：我生活的意义全存在于别人的脑子里，并不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中。

因此，英国人把我当成囚犯，而朋友则一如既往地把我看成

---

1 贝拉斯克斯(1599—1660)，西班牙写实派宫廷画师。——译者注，本书中的注解均为译者所加。

2 塞墨勒，希腊神话里宙斯的爱人，是一个凡人，在目睹宙斯以神的形象出现时，被闪电击为灰烬。

殉难圣徒。我都不在乎：通过这种亦正亦邪的结合，我成了艺术家的完美典范。我代表了很多种人：既是极尽荣华的人中翘楚所罗门<sup>1</sup>，又是饱尝辛酸的苦命人约伯<sup>2</sup>。我体验过了快乐的虚幻，也品味过悲哀的真实。我的生活已经圆满了——有过如日中天，也有过一败涂地，我不再发展，但我拥有了与之相应的自由。我就像华伦夫人<sup>3</sup>，只是职业有所不同而已。

以前，更糟糕的诨名我都有过：人们从诅咒的渊藪中刨出恶言秽语，纷纷向我掷来。我用什么名字都无所谓了——他们为了戏剧效果，称我为塞巴斯廷·美墨斯<sup>4</sup>和C.3.3。也罢，反正我的真名实姓已经死了，背上这两个绰号，也不失恰当。记得在孩提时，我对自己的大名是很在乎的，每次写奥斯卡·芬格尔·欧弗莱赫蒂·威尔斯·王尔德，我的心里都洋溢着莫大的喜悦。这个名字里寄托了爱尔兰的所有传说，这名字似乎能给我力量和现实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教喻能力的确证。不过现在我对它有些厌

---

1 所罗门，《圣经·旧约》中记载的以色列人的王，以富有著称。

2 约伯，《圣经·旧约·约伯记》中的人物，是受苦受难的典范。

3 华伦夫人，萧伯纳的著名戏剧作品《华伦夫人的职业》中的女主人公。

4 美墨斯是查尔斯·罗伯特·马图林（1782—1824，王尔德母亲的舅公）小说《流浪者美墨斯》中的主人公。他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换取长寿，后来出于后悔，不断寻找替身以求解脱，但是这些人都不愿意出卖灵魂。以美墨斯为名，是指“王尔德在自己过往的经历与美墨斯出卖灵魂之举中看到相似之处”，“以美墨斯为名，说明善恶知识不能补救人的缺点。”（引自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《王尔德全集》第一卷，17—18页。）关于美墨斯，8月14日日记中还有进一步描述。

倦了，有时候甚至避之唯恐不及。

有一天，我拿起一份《信使》报在读，读到一段不堪忍受的法语时，中间突然冒出了这个名字。我把报纸猛地放下，就好像它着了火一样。我不敢再看它。我感觉奥斯卡·王尔德的名字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虚空，一不留神就会跌下去，把自己迷失。我现在栖息的咖啡馆对面，是雅各路的拐角，那里偶尔会有个疯子在站着。那疯子对着来来往往的车子大喊大叫。这些车子从他的身边驶过，把泥浆溅到他身上。在那疯言疯语的背后，积聚了多少伤痛和凄苦！对这一切，谁能有我这样的切肤感触？不过我已经领会了一个很简单的教训：我是一个不能出声的遭诅咒之人。

我前半生也是疯疯癫癫过来的，这点我现在总算悟出来了。过去我想方设法要把生活变成艺术作品。好像我是在殉难圣徒的墓地上修建教堂，不幸的是，没有任何神迹出现。而在当时，我是没法看透这一点的，因为我成功的奥秘就在于迷信自己的出色。每一天，我都在甜言蜜语中度过，花天酒地，尽情享乐，过去和将来都显得无足轻重。我用非常简单的话语把过去和未来串了起来：它们都是我自己塑造的。如今，经历过世事轮回，时运逆转，我必须换个眼光来看待过去。我曾经扮演过各种角色。我向很多人撒过谎——这还不算，我还犯下了自欺这个不能饶恕的罪孽。现在，我必须打破这个陪伴了我一生的恶习。

莫里斯今天会来，把外边的街谈巷议告诉我。等他来了，我会

把我的新决定告诉他。我会平心静气地跟他说。如果这可爱的小伙子进来发现我坐在书桌边，定会大惊失色。我曾让他相信我的兴趣和他一样。要是他发现我开始写日记，他肯定会立刻写信给罗比·罗斯，谴责我犯下认真等诸种反常的恶行。当然，他不懂文学。他曾经问过我“威尔斯先生”<sup>1</sup>是谁，我说他可能是一个实验室助手，他听后如释重负地走了。

莫里斯是个很好的朋友。我和他认识的过程既凑巧又荒诞。有一天，我正巧在剧院后面的一个书店里，突然看到他在现代英国文学书架上寻找什么。根据我长期的经验，我知道这书架上必定有一本我写的《意图集》。我迫不及待地等着看他会不会从架子上把它拿出来。可惜他翻开了另外一本乔治·穆尔<sup>2</sup>写的风格明快易懂的书。

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，走了过去。“哎，”我问道，“你对这个作者感兴趣吗？”

莫里斯倒也没有羞惭：“我住在那咖啡馆附近，这位小说大师说他是那里学会法语的。”

“这种地方还在开门营业，羞煞人也。我明天就要向当局汇报，说说这情况。”

---

1 于伯尔·乔治·威尔斯(1866—1946)，英国作家，作品有科幻小说《时间机器》、《世界之战》，社会问题小说《基普斯》等。

2 乔治·穆尔(1852—1933)，爱尔兰小说家，主要作品有小说《埃斯特·沃特斯》、《欢呼与告别》三部曲等。

他笑了。我顿时觉得我们俩注定可以成为伟大的朋友。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法国人，父亲是英国人，但他的父亲已经过世。我说，不错，英国人好像到了时候就死，丝毫都不差。我的直率让他大吃一惊。当然，他不会知道我是谁：他的父亲没有向他提起过我的名字，甚至在临死前也没提过。不过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向来都能原谅笑眯眯的人，所以我决定亲自来教莫里斯。我把他引荐给我的朋友。我偶尔还让他请我吃晚饭。

在这些夏日的下午，我们在我狭窄的床上一齐躺着抽烟。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我是个著名的作家，一个享誉全球的大艺术家，但我觉得他不会信这些说法。有时候我会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，描述《莎乐美》中的可怖场景，或者背出一句非常贴切的警句。这时候他就会好奇地斜着眼看我，仿佛我在说一个他不认识的人。

“你现在为什么不写了？”他问我。

“我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莫里斯，再者，该说的我都说过了。”

春季的时候，莫尔·阿迪和我们在一起。他带了一本我的诗集给我。这书可是漂洋过海来的。不过，我真的不想要，就厌恶地挥了挥手。“不过奥斯卡，这里面有的诗写得很不赖啊。”莫尔说话的口气总像是律师，可他在当律师的时候却反而没有这种腔调。

“是的，莫尔，不过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”他看了看我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

我当然可以信心十足地开始写我的自白录。德·昆西<sup>1</sup>写过，纽曼<sup>2</sup>写过，有人说连圣奥古斯丁<sup>3</sup>也写过。我甚至觉得萧伯纳是在不停地写，这是他和戏剧之间唯一的联系通道。但是我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形式。我不想写成魏尔兰<sup>4</sup>那样的忏悔录——他的伟大之处是把所有可能有趣的内容统统排斥。不过他倒也是个天真无邪之人——真正的天真无邪，他不会在别人产生任何伤害。他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不幸卷入了复杂的生活。我是个复杂的人，却混迹于质朴的表象之下。有些艺术家负责提出问题，有些艺术家负责提供答案。我属于提供答案的那一种，而且会在来世继续等待人们的提问。谁是奥斯卡·王尔德又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所需要的，只是听听《汤豪泽》<sup>5</sup>的序曲。外边传来了莫里斯的声音：听那重重的大踏步的声音，必定有很重要的新闻。

---

1 托马斯·德·昆西(1785—1859)，英国散文家和评论家，吸鸦片成瘾，以《一个鸦片服用者的自白》闻名。

2 约翰·亨利·纽曼(1801—1890)，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，后改信天主教。著作有《论教会的先知职责》、《大学宣道集》等。

3 圣奥古斯丁(354—430)，著有《上帝之城》、《见证集》等，神学家，中世纪基督思想的重要奠基人。

4 保罗·魏尔兰(1844—1896)，法国诗人，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之一。重要作品有《感伤集》、《无题浪漫曲》、《智慧集》等。

5 华格纳根据德国吟游诗人汤豪泽被诱至维也纳宫廷作乐，后又被教皇赦罪的传说所写的歌剧。

1900年8月10日

纪德曾经说他记日记：我想日记能记得了什么，就算有什么内容，也不过是无病呻吟的个人感情而已。但我却想写出一些有教育性的东西来。我连封面都设计好了：

**奥斯卡·王尔德的现代妇女指南版  
传奇小说**

“我的一切都归功于本书。”——萧伯纳先生

“我旅行的时候，总是查阅这本书。”——坎贝尔夫人<sup>1</sup>

这本书只印一册，用日本上等牛皮纸印刷，然后放入自然史博物馆展出。

---

<sup>1</sup> 坎贝尔夫人(1788—1866)，英国女演员，曾经扮演莎士比亚、萧伯纳、易卜生等剧中角色。



1900年8月11日

犹太人尝遍了囚虏之苦，爱尔兰人则饱受流离之灾。对我们来说，故土的传奇是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从背井离乡的时候开始的。只有在异族当中，我们才真正是爱尔兰人。我曾经和叶芝说过，我们这个民族可算是在辉煌中失败，在失败中辉煌。后来我发现，我们在失败中积聚了巨大的力量。爱尔兰民族是在苦难中讨生活的；和基督一样，我们知道世道的无奈；和但丁一样，我们知道面包的苦涩。但就在苦难当中，站了起来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演说家的民族！

当然，对我来说流浪是一生一世的传奇。如果我脸上没有麻风病一样惹人厌恶的印记——现在就有——心里却一直有该隐的烙印<sup>1</sup>。不过特立独行是一回事，了解到自己的孤独是另一回事。

---

1 典出自《旧约·创世记》：该隐是亚当和夏娃之子，嫉妒弟弟亚伯受上帝宠爱，将其杀害，并对上帝撒谎，受到了上帝的诅咒。